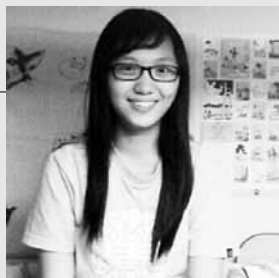


散文組  
優異獎

黃妍萍



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，煩惱詩社社員。喜歡寫作，有時質疑，然後在每次書寫時重新確定自己。發現世界不斷變動而自己也在變動，於是努力讓自己在時間行走以後，不會發現一無所有。

## 前夕

天空帶着淡淡的灰，凝着像車廂外的冷空氣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還欠一車貨箱便被圍堵，幸而車門終於要關上。「嘍！」地板都要震動了。我從視線唯一沒被遮擋的右斜方張望，一幢紮實地綁着的奶粉罐卡在車門中，乘車門再開堵到僅餘的空隙。真的被封住了，晨光都被擋塞在外，空氣愈加局促，四周都是關於價錢的話聲。要不是母親特地從遠洋致電，囑我給表嬸道別，我才不會站在這裏，被可笑地圍封，像封閉待拆的磚屋。小時候這鐵路線的車廂沒甚麼人，大家都安靜地看着靜謐的陽光和樹木掠過窗子。更仔細的都快忘掉了，尤其在缺氧的此時。

來到表嬸的房子前，小時畫在門上的笑臉還在。快要忘掉的事，原來還有小時住在這裏的日子。

我敲敲門，表嬸嚷嚷的聲音從屋內深處傳來，由小而大，持續了好一陣子。她終於打開門，一把摟住我，身上縫補破洞的碎布戳

着。我掙扎着往後移：「別這樣。」

「我想你想急了。先進來。」她的臉像身後一幢幢的舊報紙般皺，報紙幾乎密鋪了整個地板，像窗外祖輩留下來荒廢已久的水田，只有窄窄的徑，還被雜草封埋。被掩埋的地板上，該還留着電腦椅滑過的刮痕吧。那時我總纏她玩推椅遊戲，累了便靠在窗前，看白雲飄動。

「這裏。」她接連跨過三疊報紙，擠到木櫃前，站上椅子，從櫃頂挪出一箱又一箱東西。「我買了你最喜歡的維他奶呢。拿着，到外國才喝到。」

我看着從前會換來我擁抱的維他奶，想起外國也有，嘴巴開合着發出「謝謝」的聲音，胡扯數句便要離去。她卻強拉我坐下，逕自倒一杯茶，塞到我手上：「一會帶你到田裏走走，荒廢是荒廢了，卻還是養了我們幾代的田啊。」

「我還有事。」我捧着茶的手僵着。

「不留下看看我們的田嗎？」她看着我。

我看着她期待的眼神，和瞳孔裏坐在窗前的我，忽然想起圍着她頸項看田的日子。

我甩甩頭，把杯子推回：「我真的要離開了。」

「好吧。」她嘆了口氣。「但把茶喝了，暖身啊。」

我只好捧回茶，快快喝下去。

她送我出門，在門前停下，默不作聲地看着我的眼睛。

「再見。」我拋下一句便想轉身。

她忽然緊緊握住我的手，緩緩說：「要回來啊。」

我不懂回應，只知抽起手：「再見。」

門關上後，我回頭看門上的笑臉。窗裏她把報紙攤開，讓風吹過墨色的照片。

月台上，我推着一箱箱維他奶，水貨客在我身邊衝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我無法再忍受。

回家撇下笨重的維他奶後，我便趕赴老師的家。同學都到了，老師還是和從前一樣，在為他的蘭花澆水。我不禁微笑。

達高呼着奔來，綿伸手擋住他，兩人便吵起來，和小時候一樣。

「別吵了，別要我罰。」老師遞來一杯茶。

「現在才罰不了。」達得意地說。

「還可以罰站。」老師笑着拍拍他讓他騰出位置。

「罰甚麼？被罰得還不夠嗎？你看，電視裏的人才該罰吧。」

一直在看電視的軍忽然說，臉上閃動着光影。

大家都靜了，看着電視裏候選人甲作無辜狀地重複說「不知道」，和吊臂車圍堵候選人乙僭建大宅的畫面。報道員分析着二人低落的民望和必定的勝算。我移開目光，看見老師嘆了一口氣。

「都餓了吧？我和你去茶樓找位置。」老師向我招招手。

我和老師走過公園，牌坊前石獅仍穩穩地立着，以前每次走過，達也作勢要摸它的頭，引來大家一陣笑罵，老師總笑說要罰他。

「確定要走了？」

我環顧着，滿街都是橫額，這個是融合，那個是一號候選人，下一個是二號候選人。一張張帆布被吹鼓，僵硬的笑仍堅實地黏在街上。報道員分析選情的聲音重現，重複着。

「嗯。」

他也看着橫額，聲音沉了下來：「我也明白，所以才常去旅行。只是想不到自己的學生比自己走得還決絕。」

原來老師也想離開啊。「好幾天醒來看到新聞，都覺得只有更壞。」我垂着頭。

「對，來年誰當選都沒甚麼差別。」

「你怎麼不走？」我抬頭看看他。

他笑着向走過的老伯揮手，然後搖搖頭：「旅行多了，才清楚哪裏是自己的地方。」說着回頭看着我：「你清楚嗎？」

紅燈截住了說話。前方是大牌檔，小學時辯論比賽後曾來這裏慶功，那時我和達、綿還有軍，隨老師從僻遠的會場離開，幾個小伙子嚷着要喝可樂，走了好久才來到這裏，那時老師拍拍我們肩膀，看着我們興奮的樣子，疲倦地笑了；旁邊茶餐廳前站着兩個女孩，像那年的我和綿，或許是找遍附近店子也找不到暑期工，便一股腦

兒跑到這邊來敲門，或許還想着獲聘了要給老師優惠。這幾年綿留學，來到這裏，我只能獨個攪拌着可樂。以後無法再經歷這些吧。

老師拍拍我肩膀，示意我繼續前行。

「還未回答呢。」他看着我笑笑。

我沒說話。原來我不如自己所以為地了解一切。

他按了一下我的肩膀。

我看着他的手，不由得擰頭看看身後，橫額、石獅、大牌檔和茶餐廳漸漸遠去，模糊成一點。我不知道該直往前走，還是回頭。

我們到了商場，老師在一面鐵閘前停下，良久才回頭，低聲說：「旅行多了，老店子關了也不知道。」

我看着貼上告示的鐵閘，名字被抹掉的招牌，和他的背影，忽然覺得這好像哪個地方，而他好像誰，這情景彷彿出現了很多次。

「回去吧。」他苦笑着。但我好像沒力氣回頭。

離開老師的家趕到市中心會合好時，已是黃昏。

「真期待再和他們一起聽音樂。」好綻出笑窩，像她身上復古的碎花。

「對啊，像一次休息。」我微微笑着。

我們走到那閣樓入口，梯前卻多了一條紅白封條，和一張印着「重建局物業」的告示，像一個月令我決定離開的那張，把出口封掉。我低下眼，彷彿於瞬間被抽掉說話的力氣。

她抿着嘴，抬頭看着每層的窗戶，漸漸笑了。我轉身邁開腳步，她說：「或許，很快會有另一個閣樓。」

「然後被加租，像那間書店？」我回頭。

「不會的，我們會有另一個聽音樂的地方。」她笑笑。

「算吧。」我別過臉。

她卻拉起我的手，跑到這條街的餐廳、那條街的書店梯前、另一條街的閣樓入口。

我看着曾經陌生的路，想起那些遊走於街道的日子。那時我和好總向經理喊道去洗手間，便一同跑到街上。穿西裝的人每次都抱着膠板和問卷，熱切地趨前。我們奔跑起來，跑到行人專用區。那

天是鴿子樂隊，那星期歌舞婆婆和搖板伯伯都輪過了，比我們的值班表還準。我們定神看着時而拍翼時而轉首的鴿子，和旁邊叔叔頭上閃耀的銀帽。樂聲停止，他開始說話，我們才想起工作，帶着那裏的笑聲跑回店子。

每當只需上半天班，我和好都會把員工證一攔便走到街上。那天她領我走到樓上書店，坐到慣常的位置。我深呼吸一下笑了，看着縱橫的街道，和林立其中的招牌，說：「認識你以前，這就像迷宮。」

「我們還可以走更多的迷宮啊。」她笑着。

天暗了，我們才下樓，走到另一條街的閣樓。攤進沙發，看見音樂會海報，便走上天台。結他手在弄電線，看到我們便撥幾個音，和鼓手對看一眼，鼓聲先起，弦聲接着。我們俯視街上，人群湧在狹小的街道裏。

十字路口的燈閃着紅綠，車和人走在曾經像迷宮的路上。不知甚麼時候開始，每條陌生的街道都充滿影像，像一個個回憶的標記。

我抬頭，天終於黑了，一戶戶閃着光影。月台還是那樣擠擁吧，門鈴上的笑臉在看着村民往返，表嬸或許還在舊報紙間晾曬回憶。電視裏的候選人還在作多餘的辯論吧，或許石獅在被月光撫頭，大牌檔還有另一班學生在慶功，茶餐廳的招紙還貼着。茶樓不會再開門，老師在喝給我們沖泡過的茶吧。書店裏的書和閣樓裏的沙發都消失了，人們還在天空下。

好看着對街漆黑的店，牆上有光在閃動，有些人坐在店外的人造草皮上，藉着街燈看書。「像閣樓一樣。」

我看着隱約晃着人影的店。抬頭看看，天很暗，街燈卻兀自發光，連同一個個招牌結成一片網，映在灰白的雲上，延出白晝。

或許灰雲還能變白吧。我掀起嘴角，和她一同走向閃着光影的小店。鼓聲先從漆黑裏敲出，接着是弦聲，和長長的餘音。

## 得獎感言

總是無奈自己起步得太遲，好像剛開始，便快要踏進社會，等待生活分薄寫作。〈前夕〉是我進大學後的第一篇作品，此前在中學與大學的間隔裏，只顧工作而忘了寫作。在二年級將盡時以這篇作品得獎，彷彿叫我別忘記書寫。寫作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路，桌前反覆的琢磨必然是孤獨的，有時痛苦，但慶幸一直以一股盲勁走着，於是認識許多不太壞的人，而且同行。但願我們能一直走下去，或至少一直用寫作的眼睛通向他人。



## 評審意見

### 黃子平教授

離港前夕，與鄉郊表嬸的道別，與老師及同學的相聚，最後，是市中心二樓書店、天台樂隊等等的回憶，夾入「候選人甲、乙」的海報，構成這個城市繽紛的剪影。其間的心情有眷戀亦有決絕，文字亦佳。

### 廖偉棠先生

寫身處臨界點時刻的人心紛亂，以小我折射城市的困頓徬徨。雖然以小說筆法寫作未必自然，但可見創意，修辭也新鮮特別。

